

写给男儿们看的书

——刘亚洲小说报告文学选



防盜防賊——家居防盜

——如何防止盜賊和火警禍



•

写给男儿们看的书
刘亚洲小说报告文学选

•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北京建国门泡子河10号)
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6.75印张 3插页 375千字
1985年8月第1版 1985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53,700册
书号：10355·288 定价：平装本2.95元
压膜本3.35元



作 者 像

作者小传

刘亚洲，三十二岁。一九六八年参军，当过战士、班长、排长、新闻干事。一九七二年，被部队选送到武汉大学外文系英文专业学习。一九七五年，他开始创作长篇小说《陈胜》，并于翌年出版。这部作品的创作思想与创作手法不可避免地受到那一时期文艺思潮的影响，因此，作品遭到失败。他在失败中奋起，认真吸取教训，近年来利用业余时间创作了不少引人注目的好作品。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秦时月》、《两代风流》，长篇报告文学《黄植诚少校》，报告文学集《恶魔导演的战争》，报告小说集《女人的名字是弱者吗》及中、短篇小说若干。

从《两代风流》谈开去（代序）

冯 牧

前些日子去内蒙，在呼和浩特到呼伦贝尔的草原列车上看了两篇东西，一个是刘亚洲的《两代风流》、一个是蒋子龙的《燕赵悲歌》。看完之后很激动也很高兴，也多少带一点复杂的心情。我看到我们每天出现的、其中我只是偶然接触到的文学现象，已经使我感到我们的文学创作比起前几年来，所反映的生活领域、所探讨的精神境界、所提出的主题思想，有了很显著的突破。所谓突破就是作品的思想艺术水平以及它所反映的生活内容、它所塑造的艺术形象的完美程度，比起过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对我们过去的文学作品有了进一步的增添，这就是突破。最近两年我们文学领域内新的事物、新的思想、新的形象不断出现，涉猎的方面很广、发展的速度很快，这是我们的文学走向繁荣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没有突破就没有繁荣，没有不断的突破就没有不断的繁荣。看了刘亚洲同志的《两代风流》，我在火车上想了一下，想的倒不完全是《两代风流》本身所包含的内容和思想，而是和我们整个军事文学的状况联系起来考虑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作品又给我们提供了一

个例证，我们的军事文学近几年来的确是有了不断的、显著的甚至可以说很大的突破。这种突破的程度、速度，我觉得可能要超过近几年来反映其它题材作品的速度和程度，比如：反映工厂体制改革的；反映农村变革的；反映新时期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急遽的、复杂的精神面貌的变化的，这些内容都是最近我们的作家在努力探索和追求的。在这方面我们军事题材所取得的成就，比起其它方面是更加显著的。通过这些不断出现的有所突破的作品、通过专门从事军事题材创作的文学新人的起步水平或者通过新人辈出的兴旺的创作局面来看，现在可能是我们军事文学上三十几年来最好的一个时期，前所未有的一个好的时期。从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李延国的《在这片国土上》、朱苏进同志的一些作品、刘兆林的《索伦河谷的枪声》、唐栋的《兵车行》和刘亚洲同志的《两代风流》，都提出了一些带有规律性的值得我们思考和研究的问题。我们感到了扑面而来的清新的气息，从里面看到了一些新的人物、新的思想、新的心灵的活动和个性的成长。为什么这种情况最近几年才出现而不是过去若干年内出现的？我们应怎样总结这几年军事文学创作的基本经验？我想了半天，觉得很难用逻辑性的概括来加以表述。后来我看报，特别是最近读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我突然从两个词中间得到启发：一个叫作“开放”，一个叫作“搞活”，这大概是两个经济上的概念。看到这两个词我突然和我们的文艺创作联系起来了，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的军事文学在内容的丰富上、题材的广阔上、思想的深度、主题的深刻上远远超过了过去时期的很多作品？我不是说哪一个作品就比《上甘岭》好，哪一个作品就一定超过了《董存瑞》，这种比较是不恰当的。因为那些作品是

那个时代的必然的产物，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背景、历史条件，反映了那个时代我们的作家思想上所可能达到的高度，反映了那个时期我们的作家对生活把握所可能达到的深度和广度，因此它们还是很优秀的。但是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再看那些作品，我们不免有这种感觉，就是：这些人物都是可钦佩的、感动人的，可以提高人的思想境界的，甚至是有针对性的，面对我们现在社会风气的不正，应该把它们看作是很有效的清洁剂。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我们又感到那里面所反映的矛盾和冲突、所反映的人物的思想境界、感情的丰富性，已不能让我们得到满足。相反的，现在我们的一些新的作者根据自己对于生活的体验，经过自己对于生活新的解剖、分析、概括，然后闪现在他笔下的新的形象，尽管在某些方面还可能存在着某些不成熟的东西、不够完整的东西，但是提供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新的东西。现在的作品比起过去的作品，至少在新含义上、认识价值和反映我们当前社会生活的矛盾和冲突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可能是我们在前几年开过的那次军事题材文学创作会议中间所提出的那些问题：怎样反映现代的军事生活？当时会上提出一个号召，不应当把我们的军营生活和我们广大的社会生活割裂开来，来认识、来概括、来理解。要想写好军营里的生活，写好连队的生活，写好穿军装的人的生活，就必须把这个人、把这个军营、把这个连队、把这个战斗、把这个军人的这段经历和我们不断变革的、充满了复杂矛盾的社会生活当作一个整体来加以分析、加以考虑、加以认识，才能把现代军人放在真实的社会条件和历史背景下真实地加以反映。那次会议之前已经出现了若干作品，在这方面作了些尝试，最显著的是徐怀中同志的《西线轶事》。《西线

轶事》是军事文学第一个突破的作品，这个作品现在看起来长处是很显著的，短处也是很明显的。长处是他第一个抓住了这个问题，描写新的七十年代的年轻军人，就不能离开他走过的道路，就不能离开他曾生活过的那个充满无比复杂、尖锐的矛盾的社会，就不能把他和军队生活和社会生活加以割裂来认识。那些女兵之所以写得很感人、有血有肉，刘毛妹之所以写得很感人，虽然不很完整，但就这个小说里的人物之来说，写得是很成功的，成功就在于从这个人物身上看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烙印、时代的特点和历史背景。只有在那个时代、那个社会、在那个历史条件之下，才有可能产生这样新的军人。这新的军人不同于董存瑞、不同于黄继光、更不同于雷锋。他有自己比较复杂的、七十年代青年人的追求和理想，他有过去许多青年军人没有过的坎坷的生活经历，这种坎坷经历包括他个人的、他们家庭的，也包括他的亲人的。这些经历、这些社会烙印，就使七十年代的青年军人在精神面貌上大大不同于过去的军人。这个作品启发我们，要想进一步创造出当代的、新的、军营里的和战壕里的革命军人形象，就不能不把他们放在更典型的社会环境里面来加以分析、认识和概括。我觉得刘亚洲同志的《两代风流》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有相当清醒的自觉性的。他是努力把他的¹人物放在历史长河的段落中来考虑的，放在我们这个社会的大的横断面上来考虑的，而不是把他的人物仅仅放在一个军区、放在一个连队、放在一个指挥部来考虑。因此他的人物²的精神面貌比起过去的指挥员的精神面貌就更加丰富、更加真实、更加可信，因此他的概括性也就更强、更广、更深。在这个意义上说，《两代风流》所做的尝试是很有意义的。尽管我不认为这个作品对每个人物的描写都是成功的，但

对于李辰这个人物的塑造，我同意绝大多数同志的意见，包括肖华同志的，我是赞同的。李辰这个人物是以前我们的作品中还没有出现过的，既有高瞻远瞩的军事指挥员那种时刻都能站在制高点上来观察生活这么一种胸怀、这么一种性格，同时又有着在任何一个普通人身上都存在的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正常的、平凡的、有时是未能免俗的、带有一定历史条件所造成的悲剧性的弱点。如他的恋爱观、他与妻子之间的矛盾等。我觉得这个人物是可以理解的，我们许多高级将领都有过这种富有诗意的爱情生活经历、在戎马倥偬之中能找到一个知识分子对象，这是很有典型意义的。但是在他们中有的家庭生活是幸福的，有的随着整个社会的发展、随着高级将领自身精神的升华和成熟的过程，他的家庭生活开始出现了新的矛盾，甚至发生了新的裂变。李辰家庭生活的裂变，不能说李辰应承担主要责任或他的夫人应承担主要责任，更不能简单地象我们有的同志分析作品那样，只要是男女之间发生了不幸的爱情生活的变故，假如是男的对女的丧失了感情或者是男女之间发生了没有爱情的婚姻的痛苦，于是就简单地说这是陈世美或这是什么人。这种分析未免过于简单。因为我们的社会生活确实是很复杂的，我们的历史发展也是很复杂的。复杂的社会生活和复杂的历史进程不但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上、经济生活上，也在我们的爱情生活上、感情生活上带来了很多需要人来时刻克服和解决的矛盾。有时候矛盾是可以克服的，可以取得圆满的结果；有时候这个矛盾是不能得到解决的，李辰和他的家庭关系是能够说服我的，因为我认识的一些司令员的不幸的家庭生活并不少见。写到这一方面既需要作家对他的政治生活、军事生活及家庭生活有比较广泛的了解，还要有一点就是敢于面对这种别

人很少接触到的矛盾的艺术家的勇气。耿爱国这个人物写得也是好的,但对于他最后牺牲那一段写得还不够圆满。菲菲是写得很有个性的一个人物。如果把这个人物孤立起来看,是写得相当不错的,而如果把这个人物放在她所置身其中的环境中来看,就有某些不好理解的地方。写这人物所选的许多细节是很有光彩的,但细节与细节之间,细节与这个人物性格之间,细节和这个人物的环境之间,缺乏一种完整的、和谐的、非常贯串的关系,因此这个人物有些地方写得不让人觉得可爱。应该把她身上美好的东西写得更多一些,把她那种愤世嫉俗的感情写得少一些,那么整个作品的效果可能会更好。那个与“四人帮”有牵扯的耿爱国的爸爸,虽然没有几笔,但却写得相当不错。我们的文学作品里还很少看到这种人物出现。这是一个悲剧人物,因为他毕竟是一个久经沙场的、为我们党的革命斗争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的人物,在十年内乱的极其独特的历史条件下,他陷入了不能自拔的痛苦境地,断送了他的前程。在这一点上对这个人物内心的和行动的描写还是比较有深度的。这里我又联想到我们部队作家和其他反映军事题材的作家所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更深刻地、更典型地、更完整地把握我们的军事生活和社会生活之间的那种错综复杂、血肉相联的关系。我们把握得越真实,作品就越深刻;对其中的矛盾把握得更有典型意义,这个作品的社会性就会更强、思想性就更强,从而有可能使这个作品有比较高的艺术感染力。这是我的第一点感觉。

第二点感觉,通过《两代风流》,我还看到了一种值得我们高兴的突破,我发现我们的一些作家开始考虑:七十年代的军人,八十年代的军人,经过了十年内乱的坎坷经历、经过了七年的拨乱反正的深刻思想教育之后的军人,特别是青年军人,

他们的精神状态、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性格、他们的感情、他们的心灵，究竟是怎样？他们和我们的前辈人、和我们美好的革命传统，究竟有哪些共同的东西？有哪些不可以割断的东西？又有哪些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出现的不同于过去时代的新东西？我发现很多作者在考虑这个问题。这使我想到了“开放”的问题。有许多自然科学家常讲到要改造知识结构。对我们来说，是不断丰富我们的生活积累，特别是不断丰富自己对于日新月异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新生活的积累。没这些新生活的积累，我们的文学就很难从过去陈旧的框套中有所突破。象刘亚洲同志说的，睁开眼睛看世界。我觉得他这句话提得很好。也就是说我们的头脑、我们的眼睛对整个世界、对整个国际上的世界和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实生活的世界，都采取一种开放的、瞪大眼睛的、无限关注的、集中的态度，就可能对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物比过去有新的发现、新的开掘。《两代风流》里面的人物特点是：有新的开掘、新的发现。从这里使我们看到了过去五十年代、四十年代、三十年代革命军人身上没有的东西，也可以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从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的革命军人身上所继承下来的好东西。新的东西和旧的东西，传统的东西和革新的东西，这两者之间既有矛盾又有联系。能够解决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同时不断用发展的、开放的态度，用一种最广阔的容受性和趣味性来观察一切生活，我们的作家对笔下人物的描写，就会不断地丰富、不断地深化、不断地提高。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必然还会有一些作者在这一方面有新的突破。钱钢同志和江永红同志写的几篇报告文学就接触到这个方面的问题，我们现在的青年干部、战士，他们在怎么想？他们的伦理道德观念究竟怎样？他们的理想、感

情、追求和兴趣到底是什么？他们和他们的先人有哪些联系？又有哪些区别？在现在这个向四化建设前进的伟大的长征中，他们怎么样才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无限的献身精神、无限的创造力？如同历次革命战争中我们的革命军人所曾经贡献过的那样。这一点就和我前面讲的“搞活”联系起来。“搞活”就是对我们的内部、对我们的同志、对我们新的革命军人，对八十年代、七十年代、六十年代、五十年代不同的历史经历的革命军人，我们的头脑要有现在这种活跃的、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从实际出发的精神，来观察人物、理解人物、然后反映人物。而不是僵化的、教条主义的，从一定规范出发的。要使我们的思想更加活跃起来，从过去我们军事文学很简单地反映生活的框套里冲破出来，不是冲破我们的革命传统，而是使我们自己要有一种观念，就是我们的生活在不断地发展、不断地变化，我们的思想必须适应这种不断发展变化的日新月异的生活，包括我们的军营中新的军人所表现出的新的精神境界和思想境界、感情境界。如果我们的头脑还停留在一种凝固的、按照传统的老一套的规格、条例、规范来理解人物的话，比如说还是用雷锋时代的英雄人物、用黄继光时代的英雄人物来要求现在连队的英雄人物，用那种观念和方法来理解和描写连队中间的新人的话，那显然是行不通了。也就不可能会有新突破。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要不断在发展中观察生活、理解生活，在不断变革中认识生活、反映生活。用小平同志的话说：要不断发现新问题，研究新问题，回答新问题。当然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作家在每一篇作品里都要提一个新问题、研究个新问题，然后回答一个新问题。作家可以在他的作品提出一个问题来，而不必一定作出回答。当然这个问题不是概念地来提，而是通过

形象来提，从形象中体现出来。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形象来回答。不管回答也好，不回答也好，作家总是要通过形象来体现他的思想倾向，这是没有问题的。

最后还想讲一点。看了《两代风流》之后有些感触，我想对刘亚洲同志提出一点希望。读了作品，我觉得作者是很有才华的。他对生活有非常敏锐的感受性和艺术感觉，知识面也比较丰富，接受能力非常强。如果说他的艺术手段上还有某些弱点，我觉得是在叙事、描写和结构方面还要作进一步的努力。高尔基讲过这样一句话：什么叫情节？情节就是人物性格的历史。作品要有情节，没有情节的作品是不存在的。可以有没有故事的作品，但是不可以有没有情节的作品。要写好一个人物，就必须围绕这个人物结构出必要的、合理的、完整的情节来。情节大体上应该包括三个方面：环境、故事（这个故事就是人物行动的经历，不是说一个曲折完整的故事。）、细节。当然这三方面不是平均的，某些作品就是以细节取胜。契诃夫很多作品就是以细节取胜，他的一个作品可能没有什么故事，但有几个细节，这个人物、这个主题就出来了。但是他还很注意环境和气氛的烘托，这也是通过细节。也有的作家更主要的是通过一个典型的故事，然后用必要的细节作辅助，来完成他的人物性格的历史的描写。刘亚洲同志在这一方面还可以作进一步的努力。一个更高明的艺术家、作家，常常不去过多地通过自己的主观语言来过多地告诉读者我的人物怎么样，你应当怎么样理解我的主题，而是常常通过这个人物本身的行动，通过客观的描写，主观因素的东西尽可能少一点。刘亚洲同志的作品有很多非常精彩的细节和画龙点睛的惊人之笔，但是在配置细节、环境的整个故事的关系上还不是很平衡。语言还可以

在更加朴实上面下些功夫。当然作家各有各的特点，世界上就有那么多的大作家的文学语言就是非常华丽的，巴尔扎克的也非常之华丽，高尔基有时可以用十个形容词描写一个东西，当然有时候高尔基也写得很朴素。但是在这方面谁也比不过契诃夫，他绝不多用一个形容词，绝不多用一个细节。但他的作品整个的气氛出来了，环境、人物、主题都出来了。在这方面我觉得《两代风流》还存在一些基础上的、结构上的、语言上的弱点。这些弱点在象刘亚洲这样年轻作家的身上是不足为怪的，他不过刚刚开始他的创作生涯，能够达到这个水平、这个深度，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他的作品也是我们的军事文学向前发展的一个很有力量的范例。我希望并且相信我们的军事文学一定会更多地出现象刘亚洲同志、朱苏进同志、李存葆同志、刘兆林同志、唐栋同志、王中才同志、简嘉同志、海波同志这一大批的作家。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在这方面不断地总结经验，当然总结经验离不开深入生活，最重要的还是深入生活。象刘亚洲同志可以通过第二手资料来写国际题材，这也是可以的。但要真正写出史诗规模的作品来，真正写出典型人物来，还要自己第一手的真正的对于生活的体会、理解，然后才能有更加深刻的概括。当然国际题材报告文学也还是有益的、很有作用的。我希望他今后还是保持这两手，一手就是对自己所熟悉的军事生活、军队生活继续作深入的开掘和探讨；另一手也不放弃及时地就国际题材作进一步的尝试和实践。这个东西在我们来说是冷门，还没有人写这种题材，所以这本《恶魔导演的战争》恐怕是我们的报告文学中很重要的一本书。我们也不是题材决定论者，因为这本书不只是题材好，而是他选择了一条很难的道路来进行自己的实践，这也是很不容易的。

目 录

从《两代风流》谈开去（代序）	冯 牧 1
----------------------	-------

• 长篇小说 •

两代风流	3
------------	---

• 中、短篇小说 •

海水下面是泥土	229
秦官月	362

• 报告文学 •

恶魔导演的战争	393
关于格林纳达的对话	437
攻击，攻击，再攻击	463
后记	522

长篇小说